

通俗演唱叢書

前途

地方戲

文 莽 彥 著

文化生活出版社

PDG

通俗演唱叢書

前 途

著 者 文 莽 彦
出 版 者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玖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 刷 者 大 東 印 刷 廠
(上海安慶路二六八弄一七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16) 類別 戲劇·電影—地方戲

字數 16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6 印張 17/18

1954年11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12100冊

定價 1.10元

664.13
32237✓
1236.517
6

內 容 介 紹

陳右才是個畢業了一年多、考了幾次中學都沒有考取的高小畢業生。雖然他也參加了家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可是他却不願意參加農業生產，整天只是釣魚看書，一心一意想升學，連社裏動員他當會計都不願意。

和他一起畢業的陳南生正和他相反，他不但說服了堅決要他去升學的父母，決心參加農業生產，並且還創造了播種機，擔任了合作社的生產隊長，獲得了大家的尊敬，這使得陳右才感到非常苦悶。

社長和陳南生知道陳右才的苦悶就來幫助他。陳右才經過社長和陳南生的幫助，在思想上開始認識到不重視參加農業生產的錯誤，同時南生的實際行動又使他清楚地看到從事農村生產也是大有前途的，他終於放下了釣魚竿，拿起鋤頭，參加了農業生產。

時間 秋收前後。

地點 江西某農村。

人物 李印堂 男，三十歲，新湖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簡稱堂）

李水香 女，十九歲，新湖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簡稱香）

老 廖 男，三十歲，鄉郵遞員。（簡稱廖）

陳南生 男，十八歲，高小畢業生，新湖農業生產合作社生產隊長。（簡稱生）

陳右才 男，十七歲，高小畢業生，在家閑着。（簡稱才）

陳大伯 五十多歲，右才之父。（簡稱伯）

陳大孀 四十多歲，右才之母。（簡稱孀）

以 芬 女，十一歲，高小五年級學生。少先隊隊員。（簡稱芬）

友 明 男，十三歲，本期高小畢業生。少先隊隊員。（簡稱明）

佈景 早晨，遠望一片稻海。台右是陳大伯家，可望見房屋一角。門前瓜棚下放了一張竹床，兩張竹凳，靠竹凳放着兩把鋤頭。台左可望見一條小河，一道橫堤，左前方有一道矮籬，穿過矮籬便是陳大伯家。這時近處堤上有歌聲傳來。

〔歌聲：大家下力來呀！嗨嗨！人多力量大呀！嗨嗨！水利修得好呀！嗨嗨！不怕水旱災呀！嗨嗨！水利修得好呀！嗨嗨！豐收來得快呀……〕

〔李印堂、陳南生身掛獎章，手持鋤頭上。〕

堂 (唱)一片陽光照大地， 歡天喜地修水利。

生 (唱)修好水利保豐收， 水田變作金銀坵。

堂生 (合唱)長年流水灌良田， 增產一年勝一年。

堂 (韻白)南生，你看我們這一望無邊的田土，青翠墨綠。早年呀，一年兩不收，十家九家哭。到如今，成立了合作社，人力強，肥料足，水利修得牢又固，一定保證一畝一畝、一坵一坵、黃閃閃、金燦燦、子大粒飽、穀子長的一球又一球。你看：我們合作社這條路，硬是越走越富足，到秋天，是收金子呀，銀子呀，你說是不是？

生 (韻白)社長！你說得不差，這遍地糧食棉花，年年長，年年發，國家建設用處大，比起金子銀子來，我說，那是一點也不差呀！

(唱)爲保豐收修水利， 全社男女齊上堤。

堂 (唱)鄰村互助組來幫忙， 大家一齊出力氣。

(白)南生，今天互助組來幫我們修堤，等會兒先隊還要到我們這裏參觀，你那架播種機做好了嗎？也給他們參觀一下。

生 對，請他們提些意見。我們就快走吧！

(唱) 肩抗鋤頭走忙忙， 村莊上面走一趟。

不覺來到陳家門，

(夾白) 怎麼，鋤頭放在門外，右才他們倆父子怎麼的？

(唱) 如今還沒把堤上？

堂 (唱) 陳右才回家一年多， 不曉得他心裏想什麼，
合作社裏掛個名， 做得少來歇得多，
算算日子也不短， 學校考了好多個，
一天到晚釣釣魚， 輕視生產是大錯。
今天邀他去修堤， 他不願意要多多說。

生 (唱) 陳右才自從回家鄉， 生產工作不像樣，
人在社裏心在外， 三日打魚兩日晒網，
父子二人常爭吵， 吵吵鬧鬧感情傷，
平常我也勸過他， 道理也曾對他講，
我想再和他說說， 總有一天變好樣。

(白) 社長，思想問題，要耐心說服才能解決，我相信右才會變好的。

堂 對，你們是老同學，你又是生產隊長，你多多負責幫助他，修水利要邀他去，你再叫他一聲吧！

生 好的！(向陳家喊) 陳大伯，陳右才，今天都到這邊堤上來啊！

(陳大伯在內應：「好啊！慢一脚就來啦！」)

堂 好了，叫應了。這樣，我先到堤上去，你到老劉那裏

去看一下，看你設計的那個播種機做好了沒有，等下好拿出來給大家參觀。

生 好吧！那我就先去老劉那裏看一下。

〔李印堂、陳南生分頭下。

〔幕內陳大伯與陳右才在爭吵，鬧得很厲害。

〔伯：去，去，去，推一下動一下，你還是個人呀！

〔才：我不去嘛，你說破了嘴我也不去。

〔伯：怎麼呀？又不去？（嘩啦一聲，有書本、水筆、墨水瓶等東西落地聲）你就是條龍，我也要扳掉你一隻角，你還不跟我快去呀！……哎！（嘆氣）

〔陳右才一手拿着書本和跌壞的水筆，一手持釣竿、魚簍上。

才 （唱）吵來吵去心不安， 日子越過越心煩，
要我種田我不幹， 哪怕天亮吵到晚，
在家讀書真受氣， 手拿釣竿下沙灘。

〔陳大伯跟上。

伯 哎！

（唱）自古道爺娘不好做， 滿肚悶氣難消散。

開言就把右才罵， 你生產不搞吃閑飯。

（白）一個勞動日也有廿幾斤穀呀，不去做，天上會掉下來？

才 （唱）我今不去修水利， 要把功課來準備，
我和壽生約好了， 明天要去考學校。

伯 (唱)聽這話叫人好生氣， 你和壽生不能比，

人家今年才畢業， 去考學校還可以，

你已考了三四次， 怎不見你考得取？

才 (唱)這次就是再不取， 我也不願來種地。

伯 (唱)自從畢業到今朝， 一天到晚考學校，

考來考去一年多， 看你將來怎得了！

不是釣魚便看書， 工夫白白浪費掉，

家裏參加合作社， 你半點工作也不搞。

才 我不要預備功課嗎？我又沒歇着。

伯 還沒歇夠嗎？

(唱)三日五天不上工， 誰知你搞的哪一套！

才 (唱)供我讀書要供到底， 不該半路變主意。

(韻白)一根竹竿搭到尾，我讀六年書，工夫不能白費，到如今，你又要我頂個勞動力，

(唱)真是叫人不解理。

伯 右才呀！

(接唱)慢慢聽我說仔細。(企圖說服兒子)

(韻白)早年你小年紀，讀幾句書，還有道理。有點兒字墨不吃虧，會寫賬，會認信，能到這步就可以，

(唱)如今你已十七歲， 你也該學着種田地，

我今年到五十幾， 不能一輩子跟着你，

家無三男並四女， 指望你頂個勞動力，

靠我一人做來吃， 你要想想對不對！

(白) 多一個人到社裏掙工分，就多一份收益吧，日後的好處，還不是爲了你。

才 (唱) 開口閉口掙工分， 爹爹說話不近情，
你種田未曾出過門， 讀書之事弄不清。

(白) 我不和你講蠻道理，你不懂得讀書的事。

伯 我種田人，懂不到那一套。(有些惱火) 你說，這還像個種田人家嗎？你不燒一灶火，不挑半擔水，田裏生活不聞不問，我有四雙手呀？

(唱) 有手不肯做事情， 難怪人家要恥笑。

才 (唱) 我下決心不種田， 恥笑由他去恥笑，
我要讀書上學校， 我的理想你不知道。

伯 我不知道？我就是要你參加生產！

才 辦不到！

伯 辦不到？社裏要你去當會計！

才 我不會！

(唱) 我要發狠把書讀， 日後才得有前途，
當個專家工程師， 好爲人民來服務，
社會主義大建設， 不讀書不會有大用處。

伯 呸！

(唱) 都去讀書上學校， 哪個來把生產搞？

才 (唱) 考取學校我就走， 走得遠來飛得高。
種田本是粗生活， 不費腦筋幹得了，
搬犁弄耙沒出息， 哪樣都比種田好，

風吹雨打日頭晒，要我種田辦不到。

伯 呸！種田還沒有出息呀？有出息得很！

（唱）草無泥巴不生根，人無田土活不成，

南生也是讀書人，如今生產也很行。

才 （唱）南生生產本是好，要我學他辦不到。

伯 （唱）你也同樣有雙手，說出此話不害臊？

才 （唱）各人門前路一條，各人出路各人找。

伯 找，找個屁！

〔陳大嬸手拿一碗茶、一條手巾上。〕

嬸 父子倆又吵什麼喲！人家聽到也不好聽呀！

才 娘，你不聽人家說嗎？學得大本事，才做得大事；多讀一點書，就多做一點事。我不去升學，將來怎麼去當專家？當不到工程師、專家，怎麼去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呢！

嬸 哎呀，你說起來就是一大套，怎麼不惹你爹爹生氣啊！

伯 當專家？瞎話三十六，我不曉得什麼專家。我只曉得你和南生平高平大，人家勞動好，進合作社一年多，就當了生產隊長，太陽出山節節高。你呢？天天閑着，書本當飯，三日兩日釣釣魚。（氣憤）人不是蟬，能喝西北風過日子呀？

才 你歲數大，老腦筋，講話分斤撥兩的，哼，儘是蠻理。

伯 蠻理就蠻理，你給我丟開這根棺材釣竿。（搶竿）

嬸 何苦啊！(兩邊勸解)生這麼大的氣做什麼！(端茶給伯)你吃口茶，那邊坐一會。(拿手巾給右才)你帶着這手巾，聽話，等下還是去修水利吧！

〔歌聲起，又一隊人上堤去了。〕

〔李水香喊着：「右才，右才在家嗎？」〕上。

香 陳大伯，右才，上堤啦！快來快來！(轉身卽下)

嬸 (安慰才)右才，你就去吧，等下回來再看書。(拿了張鋤頭給右才)快跟上他們，等會我給你送吃的來。

〔陳右才懶懶地掙上鋤頭，回頭又把釣竿拿着。〕

伯 去修水利還帶釣竿嗎？(走上前去搶釣竿，未搶到，結果搶過來一本書)

〔陳右才氣沖沖下。〕

嬸 你就由他帶去吧。

伯 你總是順着他啊！

(唱) 昨天社裏開過會， 想叫右才當會計，
看他今天這個樣， 怎不叫人好生氣。

嬸 (唱) 自從孩子回家來， 人又黃來臉又瘦，
思想不通莫勉強， 要當會計慢慢來。

(白) 你也快去修水利吧，別耽誤工夫了，我給你們燒茶去！(下)

〔陳南生喊着：「大伯！」〕上。

生 大伯，播種機快要做好了，請你去看看，請你這種田老手提些意見。

伯 也好，去看看去！（伯、生同下）

〔堤上歌聲又起。陳右才擲鋤頭懶洋洋地從籬笆旁又繞回來了。〕

才 （唱）越思越想越不通， 手拿鋤頭沒有勁，
不去讀書學種田， 前途理想一場空。
社裏要我當會計， 答應這事怎麼行？
回得家來無主意， 心裏無主亂紛紛。

（白）唉！（一屁股坐在竹床上）社裏要我當會計，我怎麼能答應呢？這樣，我當工程師當專家的志願不完了蛋？國家大建設，我不一點事也做不了嗎？哎！

〔陳大嬸提大茶壺上。〕

嬸 怎麼？右才，你就回來了！

才 （撒謊）媽！我肚子有些痛！哎喲！

嬸 那怎麼好呢？是發了痧還是什麼的……

才 你別管好了，你去送茶去吧，我坐一會便好了。

嬸 哎呀，這怎麼得了啊！我去給你弄點藥去，讓我先把茶送到堤上去！（去而復返）右才，等下送信的老廖來了，就叫他在這裏吃茶，別到社裏去了，社裏沒有人。（向堤上走去，下）

才 真的是見了鬼啊！（坐起來又睡倒，睡倒又坐起來，心神不安地）難道我就真的找不到一條出路了嗎？

〔李水香唱着不成腔調的歌子跑上。〕

香 啊呀呀，哈哈！（興高采烈地）陳右才，你這個人啊，

到底在這裏呀，正找你哪！

才 (懶洋洋地) 什麼事？

香 什麼事？你猜呀，無事不上三寶殿，你曉得，我是合作社的文書，又是宣傳員。今天，大家來參觀我們合作社，我又是招待員，在堤上，大家又要我擔任教歌。你說這不是無牛捉着馬耕田嗎？我這半罐子水，搞得不好，真會現世啊！（熱情地）好在有你做老師，右才，我就放大膽子答應了。（拿歌頁給右才）你看這歌子：『在祖國和平的土地上，生活天天向上昇……農民已經組織起來，年年都是好收成……』這，這怎麼唱的？

才 我不曉得！（轉向一旁）

香 喲，教一下又不會丟掉什麼！

才 請你不要吵好不好！（煩惱地）告訴你我沒有這份閑心。

香 不教就不教。

才 不教！

香 不教！又不能賴着你教，多讀了兩句書罷了。

才 （想發作一下，又覺得不妥）……（嘆一口長氣）

香 （把歌頁一折）哼，神氣什麼，你不教有人教，找南生教去。（轉身就走，回頭望一眼，氣憤地下）

才 真倒楣，真倒楣！（看見鋤頭不順眼，用力丟一旁）

〔陳南生由籬外上。〕

生 (唱)聽說右才生了病， 其中一定有原因，

思想有病用心藥， 多多勸解道理明。

(繞過籬笆，白)右才，你人不舒服呀？我給你帶了瓶十滴水來了。

才 謝謝你，好些了。

生 右才！我看你今天受了些氣，心裏不舒服，身體就容易生病啊！我勸你——

(唱)父子二人莫相吵， 吵吵鬧鬧不太好。

才 (唱)不是父子是冤家， 哪有強迫種莊稼。

生 (唱)疙瘩總歸解得開， 道理說來會明白。

才 (唱)人家父親不像他， 三天兩天吵和罵。

(白)南生，你沒聽見我父親說，每天儘是一個勞動日幾升穀呀，幾升穀呀，專扯些蠻道理，見東西就是一摔，水筆也給他摔斷了。

生 (看筆)這也太蠻了些。

才 他說，水筆又不是犁耙，少了它一樣能種田，斷了活該。

生 你別生氣，我會給大伯說去，種田人也要一支水筆嘛。右才，我這支給你用。(取筆給右才)

才 我不能要你的。

生 我們老同學，客氣什麼，就拿着用吧，我還有一支。

才 南生，在學校裏你是我們的榜樣，在鄉裏，你就和哥哥一樣待我，我的知心話，只有對你講啊！

(唱)畢業如今一年多，心裏時刻都難過，
要是學校再不取，今後日子實難拖。

生 右才呀！

(唱)右才不必悶在心，我們要把事看清，
國家正搞大建設，輕重緩急有分寸，
工業建設爲首要，工業需要大資金，
如果學校辦太多，影響工業怎麼行？
如今學校數量少，當然容不下許多人。

才 (唱)學校容不下許多人，豈不急壞了畢業生？

生 (唱)讀書升學需要人，種田生產也要人。

(夾白)右才，我們讀書，還不是爲了更好地勞動嗎？

(唱)我們學過總路綫，知道改造農業不簡單，
要是人人都升學，改造農業的責任誰來擔？
我們都是好青年，參加生產要佔先。

才 南生……我心裏真有說不出的苦悶啊！

生 右才，升學讀書，立志當個專家、工程師，希望爲國家做更多的事，當然是好的。但是，我們的出路並不僅僅是那麼一條呀，你說是不是呢？

〔陳大嬸送茶至堤上後回家。〕

嬸 右才，好一些嗎？還痛嗎？

生 好些了，你讓他休息一會吧，(抬頭看天)天不早了，我還要到老劉那裏看看去，播種機快完工了。

〔陳南生走出右才家時，陳大伯與李印堂正趕來，三人

在籬邊相遇。

堂 (唱)聞說右才肚子痛，

伯 (接唱)急急忙忙轉回程，

生 (接唱)不必着忙不必急，不是肚痛是心病。

伯 不是肚痛？

堂 是心病？

生 嗯，是心病，心病要用心藥醫，你們兩個去做做醫生吧！

〔大家會心而笑。陳南生下。〕

堂 這麼說，那就走吧！

〔陳右才聽到有人來，忙睡下。〕

〔陳大伯與李印堂走過籬笆，至竹床邊。〕

伯 右才！怎麼？肚子痛？厲害不？

嬸 他剛閉眼，讓他睡一會，你們照顧一下，等我再去燒壺茶去。(入內)

堂 (提高了嗓子，有意講給右才聽)大伯，人家說讀書人是財寶，可不假，我們合作社要多有幾個讀書人，那就要辦得更好啦！

伯 財寶？(不以為然地)哼！(看了一下李印堂的臉色，會意了) 嗯，財寶，一點不假，讀書人有讀書人的用處。

堂 是呀，一樁財寶也來得不容易呢，記得南生他參加生產那時候，還費了好大一番工夫才說服爹娘呢！那時，他與你家右才正高小畢業，南生家裏早就準

備叫他升中學，打了新樟木箱，添了新花被單，製了藍卡其布學生裝，買了搪瓷臉盆。他爹見人就說：「我們種了幾世田啦，沒有出過一個穿鞋襪的人。老話說：團箕晒穀，教子讀書。如今翻了身，就要捨個本，供兒子讀出書來，也好光彩光彩呀！」

〔陳右才不時地偷偷聽着，有時轉過臉來。〕

伯 嗯，這件事，我可記得清楚啦！

堂 那時，南生畢業一回來，他爹娘二老就高興得很啊！

（唱）添置新衣新被樟木箱， 打發兒子考學堂，
開口就把南生問：（學南生爹口氣）
去縣裏還是去武昌？

伯 （唱）南生開口說端詳：（學南生口氣）
不去縣裏不上武昌，
要進農業大學校， 學校就在我村莊。

〔陳右才偷偷地聽。〕

〔以下李印堂與陳大伯的對唱，李印堂學南生爹的口氣；陳大伯學南生的口氣。〕

堂 （唱）教子讀書求名望， 一心送你上學堂，
家裏生產不用你， 放心讀到大學堂。

伯 （唱）家裏不要我生產， 鄉裏生產要我幫忙，
祖國農業需要我， 田野就是大學堂。

堂 （唱）我家代代未出讀書郎， 如今靠你把名揚，